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

百劫孤星

诸葛青云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港台武俠十大名人精品集

百劫孤星

◎

香港北極星出版社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

精品集

# 百劫孤星

下

(台湾)诸葛青云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十二章	秉性难移 .....	(395)
第十三章	神力罗汉 .....	(424)
第十四章	潭心探宝 .....	(459)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	(494)
第十六章	深潭除蛟 .....	(530)
第十七章	同开秘帖 .....	(566)
第十八章	疑神疑鬼 .....	(602)
第十九章	暗中维护 .....	(638)
第二十章	偷袭无功 .....	(674)
第二十一章	诡计多端 .....	(712)
第二十二章	无影之毒 .....	(750)

## 第十二章 秉性难移

于成龙道：“除了姓名上已露端倪之外，根据卜总管归报那人的形貌身材，以至年龄，也正与傅天华的模样吻合。”

于玉凤双眉略蹙，“咦”了一声说道：“卜总管是何等厉害之人，他既觉那自称‘花天富’者可疑，却为何未对他采取行动？”

于成龙笑道：“这要怪我，我并未将‘隐贤庄’旧事，先对卜总管说明，他弄不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恩仇，怎敢有甚贸然举措？”

于玉凤秀眉双皱，略一沉思说道：“不对，我觉得此事之中，还有一点儿矛盾。”

于成龙注目问道：“矛盾何在？”

于玉凤指着那对“断箭寄柬”上的末后两语，双扬秀眉道：“爹爹，你看柬上末后，分明写的是：‘昔日我女死你手，今日你女命难逃’。傅天华既已佯装自尽，抱女逃生，怎又有‘为女报仇’之话？”

于成龙连连点头地，向于玉凤含笑道：“凤儿说得虽极有理，但我对此事，却也有种忖度解释，觉得于理可通，并不绝对矛盾。”

于玉凤“哦”了一声，看着于成龙道：“爹爹有何高见？”

于成龙道：“傅天华是一流好手，身怀上乘内功，高崖纵身之下，若有准备，定可活命。但他那幼女，襁褓初生，体质自弱，慢说重伤，便略受惊吓震荡，也可能把她那条小命，送入‘枉死城’中……”

话音至此，顿了一顿，目露凶芒道：“故而我的推理解释是，

傅天华逃而得生，他女儿却逃而得死，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在我们的头上，今日才以断箭留书，要对你有所不利。”

于玉凤静听于成龙话毕，口中低低说了一声：“奇怪。”

于成龙道：“凤儿奇怪什么？”

于玉凤道：“傅天华既然寻来‘神工谷’，要为他女儿报仇，便悄悄向我下手，岂不容易，为何先要以‘断箭留书’，使我们有所戒备呢？”

于成龙叹息一阵，苦着脸道：“凤儿，你虽极为聪明，但从未外出阅历，江湖经验，太以欠缺，才不懂得这是一种比悄悄下手更厉害百倍的高级复仇手段。”

于玉凤诧异道：“爹爹请讲，凤儿委实不懂这种复仇手段，怎会称得上‘高级’二字？”

于成龙苦笑道：“死”之一字，对当事人倘若骤然来临，根本毫无痛苦，所痛苦者，无非对一切有关事业、感情，留恋难舍而已。故而傅天华不肯悄然下手，他要事先通知，使我们不知事变将会何时何地发生，每日都必须忍受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之苦！”

于玉凤深以为然地，点头应声答道：“爹爹说得对，这手段确实厉害，但我们可以给它来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呀！”

于成龙苦笑道：“凤儿倒说得轻松，眼看强仇已至，祸变将临，谁还能‘见怪不怪’她，置诸不理呢？”

于玉凤目光一转，双扬眉问道：“爹爹把有人在你静室门上，插箭留书之事，告诉卜总管，与他商研了么？”

于成龙摇头道：“没有，因为此事发生于卜总管与黄衫客，送潘玉龙率人出谷，前往‘华山’设立‘招贤馆’之际，故而我先命人找你，尚未来得及与卜总管商量。”

于玉凤道：“奇怪，本谷之中的人手刚一分散，对方便出花样，可见得这位‘天机剑客’傅天华，着实厉害得紧。”

于成龙狞笑一声，从双目中闪射出炯炯厉芒，扬眉说道：“傅

天华若是以为我人手分散，有了可乘之机，而思来此蠢动，却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于玉凤不解其意地，目注于成龙道：“爹爹此话怎讲？”

于成龙得意笑道：“一来，我认为在‘华山’设立‘招贤馆’，有此必要；二来也想藉此机会，诱仇敌出现，才故意派潘玉龙与雷远岑率人前去。因为本谷的高度机密，外人绝难知晓，傅天华只要在‘神工谷’中露面，便是自寻死路的了。”

于玉凤饮了一口茶儿，向于成龙问道：“爹爹所谓的‘本谷高度机密’却是何意？”

于成龙笑道：“我是说表面上本谷人力，虽告分散，实际却有绝世高手，潜居待敌。”

于玉凤恍然有悟，“哦”了一声道：“爹爹是指‘静楼’之中的那两位……”

于成龙不等于玉凤话毕，便点头说道：“正是，正是，傅天华若是单人前来，必无生路，若是纠众大举来犯，我们只消以一纸飞鸽传书，便可召来左近的几名好友，把对方全体歼灭，永绝后患。”

于玉凤娇笑道：“爹爹传呼凤儿，就是为了说明‘天机剑客’傅天华插箭留柬之事么？”

于成龙道：“除了说明之外，我还要给你一件东西，并规定一件事儿，凤儿务必严加遵守。”

于玉凤把两道清澄的目光，盯在于成龙身上，双扬秀眉地，向他讶然问道：“爹爹要凤儿遵守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于成龙道：“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回‘小桃源’，我已把后苑中的‘飞虹水榭’，拨你暂时居住，并命人去‘小桃源’，把你一切用物搬过来了。”

于玉凤双眉方皱，于成龙便又复笑道：“凤儿不必皱眉，一来傅天华业已插箭留柬，表示要在你身上，报复昔年杀女之仇，你

若独自远居‘小桃源’，照拂不便，我怎能放得下心？‘飞虹水榭’则距离‘静楼’及我所居之处，均不在远，一有风吹草动，立可接应……”

话音至此顿了一顿，看着于玉凤，满面含笑地，把话音放得极为缓和说道：“二来，潘玉龙业已被我派去‘华山’，无人惹厌，你便从此居此何妨……”

于玉凤嫣然一笑，龙接着又道：“三来，沐天仇在此，你移居‘飞虹水榭’，可以朝夕相见，免得把他请去‘小桃源’有所不便。”

这末后数话，倒真是老父开怀爱女的知心之言，把位相当倜傥大方的于玉凤姑娘，也听得晕生双颊。

于成龙伸手从几下取出几个轻软衣包递过，含笑说道：“凤儿，这是一件相当难得的‘龙皮软皮’，可御一切刀剑暗器，及恶毒掌力之属，你不可使任何人知晓，赶快秘密贴身穿好，以防万一变生仓卒，以度险厄。”

于玉凤不肯接受，于成龙然道：“凤儿，怎么你不……”

于玉凤含笑说道：“爹爹不必过分关怀凤儿，这件‘龙皮软衣’，既是武林中难得奇宝，应该由爹爹自己穿着。”

于成龙解开外衣，把贴身所穿的另一件“龙皮外衣”，显示给于玉凤看过以后，微笑说道：“凤儿看见了么？不单‘龙皮软衣’共有两件，我已另外穿了一件，足资防身；为父的这身功夫，也自信必定高过傅天华，不怕他行甚鬼祟，凤儿立刻到轩后把此宝衣穿上吧！”

于玉凤自然不忍拂逆老父的一片慈爱之念，遂去到轩后，把那件“龙皮软衣”贴身穿好。

这时，潘玉荷已煮好“燕窝粥”，亲自端来，给于玉凤食用

于成龙等于玉凤吃完粥后，向她笑道：“凤儿，此处没有事了。你与沐天仇老弟等，畅叙去吧！顺便替我把卜大总管找来，我要和他好好研究研究。”



于玉凤退去不久，“眇目张良”卜新亭，便到了“逍遥轩”内。

卜新亭虽受于成龙极度倚重，但他对于成龙、潘玉荷礼貌极度恭谨，决不有丝毫逾越，躬身称了声：“谷主，夫人。”便即肃立在侧。

于成龙伸手命坐，含笑扬眉道：“卜兄请坐，你和我手足一般，何必还如此恭谨？”

卜新亭一面遵命侧身就座，并含笑道：“属下虽蒙谷主错爱，一再拔擢，但主属却不能丝毫越份。”

于成龙笑道：“卜兄记得上次诛除‘无事不知’杜百晓时，所遇那位行踪可疑的青衫文士么？”

卜新亭点头道：“当然记得，谷主疑心他是你旧仇‘天机剑客’傅天华，今日却突然提起是甚？”

于成龙道：“我有提起他的原因，傅天华业已在我们这以为戒备甚严，颇得地势之利的‘神工谷’中出现。”

卜新亭闻言，大吃一惊地剔眉问道：“傅天华业已在‘神工谷’内出现么？谷主，你……你……此话何来？”

于成龙又摸出那根“铁翎断箭”和箭上小柬，递给卜新亭看完，于成龙又把此事发生经过，对这位“眇目张良”，仔细说了一遍。

卜新亭得知究竟，眇目微阖，双目深皱地，陷入沉思。

于成龙不肯打扰他的思路，遂把几上的“燕窝粥”端起，慢慢吃了半碗。

蓦然间，卜新亭独目一睁，神光如电地，皱眉说道：“不好，我们把事料错，恐怕要遭受严重损失，属下向谷主请命，要立刻出谷。”

卜新亭的这两句话儿，把于成龙听得吃了一惊，目光凝注地，向卜新亭问道：“卜兄认为我们作错了什么事？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

卜新亭叹道：“这位‘天机剑客’傅天华，也着实厉害，他这‘断箭留言’，若是早来半日，属下绝对会劝谏谷主，不必派人前往‘华山’，成立分舵。”

于成龙道：“卜兄认为在‘华山’设立分舵，无甚成就？”

卜新亭道：“有无成就还在其次，属下是怕傅天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则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于成龙皱眉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卜新亭加以解释地，一挑双眉说道：“就是傅天华表面以‘断箭留言’，使我们把防范心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玉凤姑娘身上，实则却往‘华山’方面，向‘招贤馆’先下辣手。”

潘玉荷听至此处，表示同意地，瞿然道：“有理，有理，卜大总管此言，委实大有见地。”

于成龙目闪凶芒，从鼻中“哼”了一声，眉腾杀气地，“嘿”冷笑道：“去往‘华山’捣乱，又便怎样？区区万两黄金，就算全部损失，也毫不放在于成龙的心上。”

卜新亭道：“除了黄金，还有人呢？常言道：‘千金容易得，一士太难求’。何况我们所派出的主持人，更是潘二夫人的令弟，与侍奉谷主多年，最得力的雷二总管？”

于成龙双目一瞪道：“怎么样？难道傅天华还敢把我们的‘华山分舵’人物，全部杀光？雷远岑等一行人的功力艺业，也相当不弱……”

卜新亭不等于成龙话完，便接口说道：“俗语云：‘不是猛龙不过江’，又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以傅天华与谷主所结仇恨而论，他恐怕什么样的狠心辣手，都作得出来。”

于成龙似乎觉得卜新亭话中有刺，扬眉问道：“卜兄此话是怪我昔年对于傅天华太以狠辣？……”

卜新亭慌忙欠身抱拳地，陪笑说道：“属下怎敢对谷主有评论？谷主未……未免太多心了。”

于成龙叹息一声，皱眉摇头说道：“我昔年便是既不够狠，也不够辣，计划更不够周详，才有‘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今日之事……”

话方至此，卜新亭又复躬身说道：“故而属下向谷主请命离谷，日夜兼程，以期追上潘玉龙老弟与雷二总管，或是把他们调回，或是命他们对一切可疑人物，加强戒备，免得上人恶当，受了暗算。”

于成龙沉吟片刻以后，向卜新亭点头说道：“好吧，卜兄辛苦一趟，但不必把他们调回，只要嘱咐玉龙与雷二总管，多加小心，也就可以有备无患。”

卜新亭把独目精光，移注潘玉荷的身上，向她一抱双拳，含笑问道：“潘夫人是否还有什么重要指示？”

潘玉荷笑道：“我觉得谷中既已发现敌踪，且清查内部，似是当务之急？”

卜新亭道：“夫人睿见极是，但‘华山’报警一事，也是刻不容缓……”

潘玉荷含笑道：“对这两件急事，我们似乎可以来个分工合作，你们检肃奸宄，让我来跑趟‘华山’……”

于成龙听得目注潘玉荷，诧声问道：“你要跑趟‘华山’？”

潘玉荷娇笑道：“怎么样？是你离不开我？还是顾虑到我功力薄弱，会让那‘天机剑客’傅天华，把我吃掉？”

她边自发话，边自微偏臻首，避开卜新亭的目光，不让卜新亭有所察觉，向于成龙使了个神秘眼色。

于成龙起初然不懂她暗使眼色之色，但转念一想，也就明白过来，点头说道：“夫人辛苦一趟，我自然更为放心，但事不宜迟，要走你就快走，倘若去迟生变，却是追悔不及。”

潘玉荷笑道：“我根本无须收拾，立刻启程……”

于成龙见潘玉荷于说话之间，业已站起身形，遂也起身相送，并含笑说道：“夫人速去速回，免我悬念，并把灵鸽带上一只，万

一有甚急事，也好报讯。”

潘玉荷微微点头，表示领会，娇躯轻轻一闪，便纵出“逍遥轩”，携鸽赶奔“华山”去了。

卜新亭抱拳恭送，等潘玉荷身形杳后，方自转过面来，向于成龙正色说道：“谷主，如今潘夫人已去华山，我们应该研究研究清查内部、检肃奸宄之事。”

于成龙道：“卜兄对此，有何高见？”

卜新亭挑眉道：“‘神工谷’一向平静，风波只起于近两日间，属下遂觉得新来作客的黄衫客、沐天仇和宇文娇三人，不无可疑之处。”

于成龙想不到卜新亭竟有这等看法，遂在双眉略皱，微一沉吟之后，摇头说道：“我觉得他们似乎无甚可疑……”

卜新亭接口道：“谷主千万不可因表面观感，便下断言，江湖有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属下认为谷主最好找个机会，对他们作次试验。”

于成龙道：“怎样试法？”

卜新亭想了一想，向于成龙低声说道：“谷主与他们单独相处，表面上毫无防范，实际上却暗存戒心，看看他们有无什么轨外行动？”

于成龙听至此处，突然“哈哈”大笑。

这一笑，把卜新亭笑得如坠五里雾中，目光凝注于成龙，惑然问道：“谷主发笑则甚？是属下说错了什么话么？……”

于成龙摇手笑道：“卜兄，不是你说错了话，而是你所建议的这种办法，我早已试过，否则，我又怎会放心请来此不久的黄衫客，担任职位相当重要的‘二总管’呢？”

卜新亭一抱双拳，满面佩服神色说道：“由此可见谷主真是先知先觉，令人无法企及……”话音至此略顿，又向于成龙注目问道：“谷主虽已试过黄衫客，但对沐天仇，似乎也该……”

于成龙不等卜新亭再往下说，便接口笑道：“不必，不必，沐天仇毫无问题，他已有确切保证。”

这“确切保证”四字，把卜新亭听得一怔，双眉微皱，向于成龙讶声问道：“确切保证？属下不明白沐天仇的保证何来？”

于成龙指着傅天华的“断箭留书”，扬眉笑道：“这封‘断箭留书’，是沐天仇的第一保证，因为‘断箭留书’，指明要向凤儿身上报仇，沐天仇却是凤儿好友，假如沐天仇有问题，他随时可取凤儿性命，根本用不着弄上这么一封威吓信儿，自己把自己送入嫌疑，牵制不少手脚。”

卜新亭连连点头，表示对于成龙之话，完全同意。

等到于成龙把话说完，卜新亭方再度问道：“根据谷主所说‘第一保证’之语，莫非那位沐天仇老弟，还有什么‘第二保证’么？”

于成龙点头道：“有，当然有。这‘第二保证’比‘第一保证’，还要来得实际，来得有力。”

卜新亭独目微翻，“哦”了一声。于成龙含笑说道：“所谓‘第二保证’，便是我的女儿！绝非老夫自夸，凤儿不论在文才武略，品德姿容等方面，都算得上瑶池仙品！”

卜新亭点头道：“谷主说得不错，凤姑娘仙姿玉容，委实是绝代罕见的一朵武林奇葩！”

于成龙满脸得意神色地，扬眉说道：“以凤儿这等品貌的绝代娇娃，必然目高于顶，对男人极少假以辞令；但换句话说，凡是受她眷顾之人，也多半定倾心相爱，永为不二之臣。”

卜新亭点头笑道：“谷主真是超人，所谓‘能者无所不能’，连对男女爱情的心理方面，都能分析得丝毫不错。”

于成龙笑道：“卜兄请想，沐天仇既然深爱凤儿，对于任何与她有关之事，必尽力效忠，又哪里会对我这位准泰山大人，有什么不轨恶念？”

卜新亭吁了一口长气，皱眉苦笑说道：“听了谷主这番老到精妙分析，真使属下茅塞顿开；但黄衫客、沐天仇等新人，既无可疑，老人方面，似乎更无……”

于成龙看他一眼，接口扬眉道：“卜兄此话，又嫌太以武断了。老人照样有可疑之处，倘若他处心积虑，隐蔽在我手下多年突谋蠢动，才太可怕呢！”

卜新亭抱拳苦笑道：“属下太以愚蒙，尚请谷主明白指示，俾有所遵循，不致陨越。”

于成龙目光电闪，看看左近无人，遂向卜新亭低声道：“第一，关于‘天机剑客’傅天华，已在‘神工谷’中作祟，以及‘断箭留柬’之事，千万保持机密不许泄漏，以免谣诼纷纭，人心浮动！”

卜新亭“诺诺”连声，于成龙继续说道：“第二，除了你我、潘夫人、凤儿，以及适才业已研究过的黄衫客、沐天仇外，对于谷中无论老人新人，一律记上个可疑问号，不动声息地，在旁冷眼察看……”

卜新亭听至此处，插话道：“若是发现有甚可疑迹象，便立即悄悄密报谷主，请令定夺……”

于成龙摆手道：“来得及时，当然向我请示；但若来不及，卜兄却可权宜行事，免得延误时机，即令有甚错误，我也绝不怪你。”

卜新亭离座起立，向于成龙深施一礼，满面感激神情，躬身陪笑道：“谷主对属下，委实倚重太深，令属下竭尽弩钝，粉身碎骨，也不足图报知遇于万一。”

于成龙笑道：“‘神工谷’中一世大小事儿，卜兄均可全权权宜处理，但却有桩例外……”

话方至此，卜新亭便点点头说道：“属下记得，谷主前已加嘱咐，是不是‘静楼’二老方面，不容丝毫简慢忤犯？”

于成龙点头笑道：“正是，我这两位老友，性格太怪，有时候

甚至于不近人情，卜兄要多多担待！”

卜新亭笑道：“谷主说哪里话来？‘静楼二老’，既系谷主至友，属下亦当事之如主……”

“轩锁轩轩”一话方出，空中突传急速振羽“拍拍”声息。

于成龙与卜新亭双双一怔，抬头看去。

他们目光方注，立即看见一只健鸽飞来，在“逍遥轩”上空盘旋。

于成龙惊道：“卜兄叫下鸽儿看看，这难道便是潘夫人带走那只？她怎会走出不远便放鸽儿飞回，若照行程计算，潘夫人还未出得‘终南山’呢！”

卜新亭眉锁重忧，口中一声唿哨。

那只绕轩盘旋的健鸽，闻得哨声，便向轩中飞进。

卜新亭接住鸽儿，解下鸽足所系字条，先行递呈给于成龙观看。

于成龙入手展开一看，立即脸色大变。

卜新亭道：“谷主，此鸽是潘夫人放回的么？鸽足传书之上，说些什么？难道被属下料中，傅天华已下辣手，生了祸变？”

于成龙一声不响，默然把鸽足所系的纸条递过。

卜新亭伸手接过一看，只见这张系于鸽足的纸字之上，仅有极为简单的八个字儿，字迹并甚潦草，写的是：“祸事已生，我即回谷。”

卜新亭看清字条，双目略皱说道：“潘夫人怎不写得清楚些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祸变？”

于成龙面寒似水，目射凶芒，切齿咬牙说道：“我猜得出来，万两黄金被劫，派往‘华山’成立分舵的人员，悉数伤亡，可能连潘玉龙与雷远岑二人，都未逃得劫数。”

卜新亭“噢”了一声，目注于成龙道：“谷主，潘夫人莫非在这张字条之上，作了什么暗记？否则，谷主怎能如此肯定地，加

以……”

于成龙不等卜新亭话完，便即苦笑道：“卜兄，你是绝顶聪明之人，请在‘我即回谷’四个字儿以上，多想一想。”

卜新亭细一沉思，果即恍然说道：“对了，定是祸变严重，无法挽救，潘夫人才立即回谷。否则，她必定稍作勾留，一尽人力……”

于成龙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断定所谓‘祸变’，多半是情况严重到人财两空的无法收拾地步……”

卜新亭连连点头，向于成龙抱拳说道：“谷主真是先知先觉之流，这份分析事理的睿智高明，实非属下所能望及项背。”

于成龙长叹一声，苦笑摇头说道：“卜兄莫在我脸上贴金了，我若能有你那样见事之明，也不会冒冒失失地，把潘玉龙、雷远岑等，派出外送死！”

卜新亭道：“这是谷主谦词，因为谷主派遣潘老弟等人前往‘华山’之际，‘天机剑客’傅天华的踪迹尚未出现，也未发生射箭留书之事，谷主怎会有未卜先知神力，预为察觉有这等惊人祸变？”

于成龙钢牙一挫，神色凶狠，恨声说道：“傅天华太以可恶，他这等暗中作祟，真使我宛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卜兄要想个什么妙计，把他诱出或是逼出，和我作正面一搏？”

卜新亭略一沉思，说道：“此时定策，似嫌太早，等潘夫人回来，了解祸变实情之后，再根据情况，拟定策略。”

于成龙想了一想，对卜新亭点头说道：“卜兄说得也是，我独自一人，更觉心烦，你不必离去，就在这‘逍遥轩’中，陪我一面饮酒，一面等候潘夫人吧。”

卜新亭“诺诺”连声，于成龙遂吩咐侍童，弄些精美酒菜，送来“逍遥轩”内。

酒菜既设，二人互相倾杯，卜新亭因见于成龙眉宇之间，怒



色未消，遂含笑问道：“请问谷主，傅天华如今虽在隐形大弄鬼祟，但总有一日，会被我们逼出，与谷主互作正面搏斗，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谷主自己认为对傅天华，能占几成胜面？”

于成龙闻言之下，毫不考虑地，应声答道：“十成十的胜面，我有把握于五百招之内，将那‘天机剑客’傅天华，毙在‘五毒阴风掌’下。”

卜新亭“哦”了一声，似乎略有疑惑地，向于成龙问道：“根据谷主所说旧事，你与‘天机剑客’傅天华的功力火候，两相仿佛，似在伯仲之间……”

于成龙点头接道：“不错，以昔年而论，我比傅天华只在内力方面，略高半筹，但自从追寻他尸体未获，我便知将来定有麻烦，遂在迁居此处的二十年来，不论风雨朝夕，均毫不怠懈地，努力进修，不仅使昔年所擅，已达炉火纯青境界，并又多练就两样非遇生死强敌，决不施展的秘密功力，才敢自诩有十成十制胜把握。”

卜新亭本来想问于成龙所练，是什么秘密功力，但话到嘴边，又恐遭到疑忌地，改口说道：“谷主虽然毫不懈怠，但傅天华恐也……”

于成龙眉一轩，接口点头说道：“我知道傅天华志切复仇，必加苦练，也非昔日吴下阿蒙，但他有三种客观条件，远不如我，故而我有信心，能在五百招内，把他毙在掌下。”

卜新亭道：“哪三种客观条件？谷主说来听听，使属下长点见识好么？”

于成龙扬眉说道：“第一是我富他穷，虽然武功一道，并不十分计较贫富，但我既拥敌国资财，又有这多宾客属下，在需灵药或人力辅助练功时，总有不少便利可以事半功倍，傅天华则必须事事克劳奋斗，分神太多，难免事倍功半。”

卜新亭一面饮酒，一面点头说道：“谷主说得极是，这种练功环境，确实对谷主甚为有利，傅天华远远不及。”